

# 安陵烽火不熄 红色基因长青

——牡丹区大黄集镇安陵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抗战丰碑与精神传承



安陵革命历史博物馆

马建魁已经在村里守了61年,不只守着父母的遗物,还与村里人一起守着这里的红色传承。“子女无数次要接我进城,但我不肯,我要在这儿守着。”马建魁说。

农历六月初四,正逢牡丹区大黄集镇安陵村大集,方圆几十里的百姓大多聚于此,赶集购物。跟随马建魁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,安陵革命历史博物馆在这烟火人间里静默矗立。

进馆,直上二楼展厅。在一排“三八年老党员”照片前,马建魁含泪凝望,正中处就是马建魁的父亲——马好学。



“红领巾宣讲团”进行解说练习

古时候,郓城县东南方向约10千米处有个村子叫孙家庄,村里有个叫孙虎的小伙子,他是鲁班的徒弟。

鲁班是著名的能工巧匠,他有许多徒弟。有一天,他把徒弟们叫到一起说:“我要考考你们,你们明天一早就上我家来吧。”

第二天,徒弟们清早就到了鲁班的家里,但只见师傅的家门关得死死的,门上写着五个字:“今日可不见。”徒弟们议论纷纷,正准备散去,其中年龄最小的徒弟孙虎忽然说道:“我们到河边去看看,师傅可能在那里。”大家怀疑地问他:“你怎么知道师傅可能在河边呢?”孙虎说:“你们看,门上这五个字,‘可’就是‘河’字的右边;‘不见’两个字合在一起可看成是‘觅’字。不是分明暗示我们今天到河边去寻找吗?”大家听了认为有道理,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一齐到了河边,果然鲁班师傅正坐在那里等着他们呢。

鲁班见了各位徒弟,心里很高兴。接着,他手指着身旁的一堆梓木说:“你们用这样,做三天,要做得精。这就是我今天考你们的题目。”说完,便离开了河边,徒弟们各自拿了梓木回去了。

三天以后,徒弟们拿着自己精心制作的样品,献给师傅。每个作品都各具特色:生动形象的飞禽走兽,鲜艳夺目的花卉草木,十分吸引人,看来徒弟们都下了功夫。但是,鲁班看了没有一个中意的。这时,孙虎走了进来,手里捧着一个镶嵌得很精巧的小书架,书架的样式正好构成一个“晶”字模样。当他恭敬地送到师傅手里时,鲁班哈哈大笑,赞赏地点点头,对其他的徒弟说:“这才是我要求你们做的。一个工匠,不仅要有精巧的手艺,还要有一个机灵的头脑。你们都回去想一想,为什么其他人做得没有孙虎的优秀?”

鲁班离开后,大家立刻围着孙虎,询问原因。孙虎说:“师傅不是说用梓木三日并做得精吗?‘梓’是‘木’的谐音;‘精’是‘晶’的谐音。三个字不正是一个‘晶’字吗?”大家这才恍然大悟。

魏建国



民间故事



得志来到安陵集一带,开辟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。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,使革命的红旗高高飘扬在鲁西南大地上。”马语梦语气稚嫩却坚定,这段历史她早已烂熟于心、烙印进骨。

抗战时期,以安陵为中心的根据地抗日氛围浓厚,为了更好地发展革命教育,党组织在前张集村建立鲁西南第三抗日中学,培养了一大批抗日骨干,并建立兵工厂、毛巾厂、卷烟厂、鲁西银行第五印刷所等。

展柜里,抗战时期当地军民杀敌使用过的大刀、长矛锈迹与血迹相融。就是这些简陋的兵器,一次次杀退日本侵略者,最后彻底击败了他们。

“当年祖辈们拿命守住的,在新时代里也有了新的‘答卷’。”安陵村党支部书记马茂雷看着展柜感慨道。他的爷爷马本善烈士1938年入党,抗日战争时期任安陵集党总支书记,牺牲时年仅32岁。

如今的安陵村,早已不是昔日战火纷飞的模样。但红色精神却深深融入这片土地之中,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。

大黄集镇以安陵革命历史博物馆为核心,联动全镇红色教育基地,形成研学路线,开展“寻访红色记忆”等系列研学旅游项目,每年吸引超4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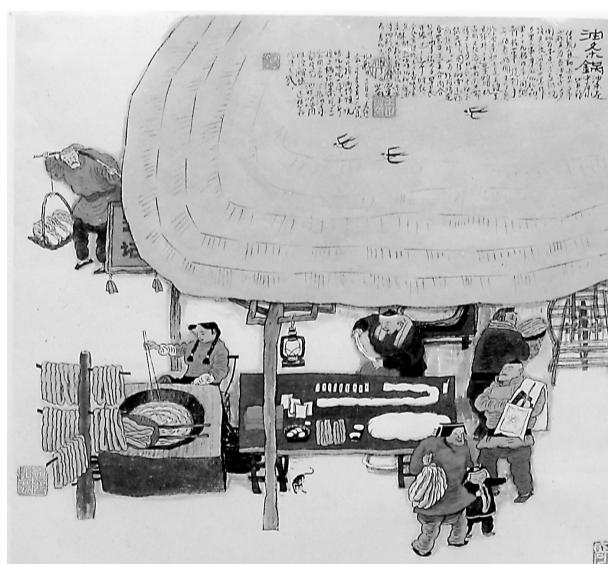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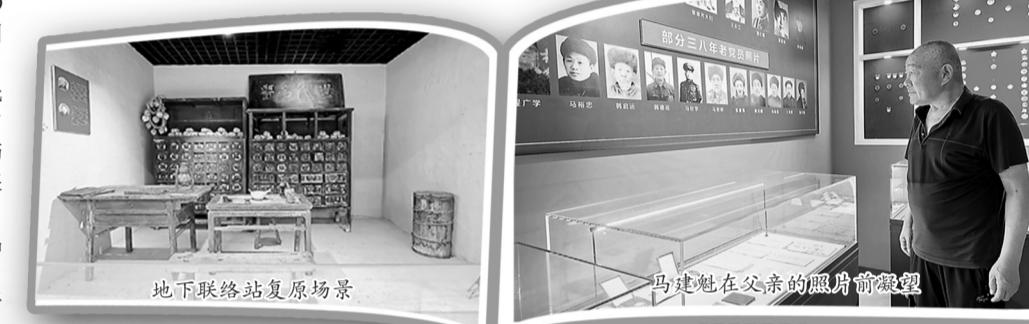
人次。同时,拍摄制作《一座农家小院的红色情怀》等红色纪录片,出版《大黄集红色记忆》等专著,组建“红领巾宣讲团”,让口述史升华为可触可感的精神遗产。

马语梦就是“红领巾宣讲团”成员之一。安陵小学于2018年建立红领巾宣讲团,每年选拔培训一批学生担任义务宣讲员。“作为身处红色老区的小学生,我们有责任去传承这一份红色基因,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我们当地的革命历史,学习先烈们不折不挠的抗战精神。”安陵小学教师武云霞说。目前,大黄集镇共有20余名为“红领巾宣讲团”。

红色基因不仅是历史的记忆,更是现实的力量。安陵村积极探索“红色+生态+产业”融合发展模式,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,整合林场资源,发展标准化养殖业,打造木材加工业集群,实现了传统产业升级。特别是近年来,借助电商平台,当地特色木制品等远销海内外。

走出展馆,高12米的安陵革命斗争纪念碑庄严巍峨,碑廊和流芳亭无声地讲述着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岁月。这些,不仅凝聚着革命先烈的血与魂,也镌刻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敬仰。

文/图 记者 马源勋



嘉庆十五年(1810年),春天。

一个庠生,一个监生,他们邂逅在黄河岸边的村庄——“胡老家”。那时,黄河犹如一匹桀骜的烈马,从开封、商丘、曹县、砀山一路向东,直插淮河,最后,汇入汪洋大海。

两百多年来,我一直试图走近他们,但他们却躲在历史的深处,犹如遥远夜空中的星辰,只会在某个时刻发出微弱的光。

在泛黄的书册中,他的名字被写作“本奎”,旁边还标注了“易名冲霄,字偕芹,号嵩溪,庠生”。这个人是嘉庆十五年续修《胡氏家谱》的重要参与者和作序者,我读过他的“序言”,除此之外,再也没有找到关于他的更多信息。

其实,在读写于嘉庆十五年的“序言”时,我已经遇到了一些困难。那是续修于1950年春天《胡氏家谱》的誊抄本,虽为行草书写,但章法中多了些洒脱与随意,致使有的文字让人难以辨认,尤其是已经消失或变迁的行政地名。比如,“序言”中“考城”的“考”字,书写得极不规范,再加上“考城”已于1954年终结了行政使命,这些都是增加阅读障碍的因素。后来,经请教书法界的朋友且对照了山东省成武县党集镇胡楼收藏的《胡氏总谱》,才得以读通了“冲霄序言”。

……嘉庆庚午岁(1810年),霄馆于考城县东百余里之胡老家,与族人景尼公语及之,霄即回县城武,捧牒谱参对而修,辑之其间……,这是成武县北邵庄村1950年版《胡氏家谱》抄写的“冲霄序言”中的一段,记录了嘉庆十五年“冲霄序言”中一个的村庄,“胡老家”在经历无数风霜后仍焕发着勃勃的生机,只不过现在已由昔日与“考城”毗邻的山东省曹县邵庄镇管辖了。

为考证嘉庆十五年“冲霄序言”中的某些细

## 油条锅

团表面抹上一层油,盖上保鲜膜发酵六至八小时(或隔夜)。

第二天一早,在案板上抹上一层油,取出面团,将面轻轻拉长,擀成厚度一厘米左右的长片。将长片切成两厘米宽的长条,两片上下叠放在一起,再用筷子或手在中间压一道缝。

往锅中倒油,烧至180~190°C(插入筷子油冒小泡即可)。此时,双手捏住油条两端轻轻拉长,放入油锅,另一人用筷子快速翻动,使其受热均匀。炸至金黄膨胀(约两分钟)时,抓紧捞出,放在筐子里沥油。

炸油条也是技术活,除面之外,还要掌握好油温,油温过低的话油条吸油太多、不膨胀,油温过高的话,炸出来的油条就会外焦里生。另外,入锅炸前,拉长油条的动作一定要轻快,否则面容易回缩。

油条大多早晨开炸,过了这个时辰,食者便吃不上刚出锅的焦酥酥、热呼呼、香喷喷的新鲜油条了。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节,我在泛黄的纸上“按图索骥”,首先确定了原“考城县”的管辖范围,接着在卫星地图上搜索到“胡老家”的坐标,最后又与“胡老家”现在的族人取得了联系。

我决定要去一趟“胡老家”,去访问“冲霄”两百多年前的途经之地,更想去看一看时光留下的痕迹。我于2024年的农历二月二十一日清晨抵达菏泽站。稍作休整后,朋友便开车陪同我到了“胡老家”。

鲁西南方言中,“毛包”这个词的使用频率还是非常高的。“毛包”这个词语的使用场景主要是在评价卫生或指责他人的情况下,属于贬义词。

比如,某人在生活中不注意家庭的干净整洁,或者办事考虑不周、导致不良结果,就有可能被人评价“家里整治得‘毛包’”或者“办事办得‘毛包’”,有时为了加重语气,还会重复一下,例如“毛包毛”。从字面意思来理解,这场景犹如一团毛发包成一包,表示非常凌乱杂乱,不正常不理顺、一塌糊涂的意思,许多鲁西南人也这样理解。但其实,“毛包”这个词语是有来历和典故的。

“毛包”与“茂彪”。隋人褚人获所著的《坚瓠集》中记载了名为《御史口吃》这样一件事。要说这个故事,就要先说茂彪这个人。茂彪(1420年—?),字宗舞,直隶江都县(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)人,陕西庆阳卫军籍。茂彪在陕西参加考举人的乡试中成绩排在全省第八名,在景泰五年(1454年)甲戌科会试中取得第三十八名的成绩,在皇帝举行的殿试中考中进士,为第三甲第一百三十七名,官拜监察御史。成化三年(公元1467年)升山东按察司佥事。他精通法律,擅长医学,有《经史类证》行世。茂彪虽然进士出身,文采出众,但有一个非常大的个人缺点,就是有点“大舌头”,说话时吐词不清,加上他曾在陕西生活,说话时大概鼻音很重,别人听他说话就很费劲,因此给人以“舌秃言涩”的感觉。故事内容是这样的:“明宣、正间,御史茂彪舌秃言涩,侍西班。有东班御史误入西班。彪乃面纠曰:‘臣是西班御史茂彪,有东班御史不合走入西班。’然彪言为包,班言为邦。滑稽者因其言为一绝曰:‘阊阖门开紫气高,含香尝得近神尧。东邦莫入西班去,从此人人惮茂包。’”这件事说的是茂彪在当御史的时候,有个本来该站在朝堂东边的御史站错了队伍,站到了西边的官员队伍中。茂彪就出列向皇帝启奏了这件事。本来,这是小事,茂彪装看不见也就算了,偏偏茂彪非常较真,在向皇帝启奏时,他的“大舌头”给他带来了笑话,把自己的名字“茂彪”说成了“茂包”,连“西班”“东班”的“班”字也说成了“邦”。估计在当时的太和殿上连皇帝都被惹笑了。在历史上他本人的政绩记载都没有留下多少,却留下了这样一个笑话,可见“好事不出门,坏事传千里”。因为他的较真和耿直,被人留下“从此人人惮茂包”的诗句。不过,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应该不是“明宣、正间”,而是发生在晚一些的明代天顺年间和成化初年。从这件事上,就引申出了办事不要出现错误,引发“茂包”这样的事情。

茂彪当过山东按察司佥事,他来山东做官,这个故事大约也被闲谈的人传到了民间,当成了一个段子来传播,久而久之,“茂包”也被传为了“毛包”。这样表达,大约也符合大家的口头表述,进而扩大范围,成为了凌乱杂乱、不清楚不理解的“代名词”。如果书面写为“茂包”,现在的人们反而不知所云了。

从“茂彪”到“毛包”,这是来源于生活中的一个笑料,其实,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中屡见不鲜,往往生活中不起眼的一个故事,就有可能被人们总结创造成为一个新的词语,特别是在当今互联网空前发达的时代,网络热词、新词层出不穷,即便跟不上时代的脚步,说话、办事情就有可能出现“毛包”的结果。

## 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「毛包」

## 嘉庆十五年

这是鲁西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庄,街道干净整洁,房屋坐落有序,平坦的水泥路面取代了凹凸的泥土小道。同样是春意融融的季节,同样是黄河曾流经的“胡老家”,只是隔过了二百多年的时间,“冲霄”和“景尼”走进了历史的深处,即使还有熟悉的地名,但也已是物非人非。

在宽敞的农家客厅,“举良”“举仓”两位老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,他们对“嘉庆十五年的对谱”略有所闻,年轻的时候也都曾在“考城”县城中的学校里求过学,确定了现在的“胡老家”就是“冲霄”中“胡老家”。

当对照《胡氏家谱》的成武“婺源本”和曹县“槐源本”时,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,成武“婺源本”中完整记录了“景尼”的谱系,他是《胡氏家谱》中第一百世,“名宗孔,字景尼,监生”。而胡老家的《胡氏家谱》中却没有“景尼”的名字,仅

仅收录了他的祖辈和叔辈,那些人的名字与成武“婺源本”中记载的完全一致。“胡老家”的家谱中为什么没有“景尼”的名字呢?

从嘉庆十五年到今天,我不知道在这两百年中“胡老家”究竟发生了什么?竟然使一个“监生”的名字从“家谱”中消失,而且消失得还是如此的彻底。幸亏有冲霄的“序言”和成武保存的“婺源本”,要不然,这又将是一个怎样的遗憾?

与“景尼”相比,“冲霄”则大多时候以“本奎”的名字留在了“家谱”中。不管是“景尼”还是“冲霄”,他们都是中华姓氏文化的传承者,都对《胡氏家谱》的修缮都做出了重要贡献,但后人对于他们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了嘉庆十五年春夜黄河岸边“胡老家”的对话,而对于他们的墓茔以及后人,却是一无所知。

七十多年前,由于一次意外的房屋漏雨,保存完好的家谱不幸被雨水浸湿,致使几个页面被毁,其中就有我曾祖父之上族人们的名字。从此,我们原本完整的谱系出现了“断裂”,尽管后来试图借助其他的家谱来修复被雨水毁掉的内容,但始终都无法如愿,留下只有无限的遗憾。

对于名字,我始终心存敬畏,尤其是“家谱”中的名字,他们都是家族“年轮”的重要构成。因此,每一次读嘉庆十五年“冲霄序言”,我都会感慨万分,感慨时光的迅疾,感慨万物的变迁,感慨人生的不易。

作为纪年中的一个符号,嘉庆十五年早已经成为了历史,但我们仍在时间的河流中跋涉,让我们珍惜自己的“名字”吧,立足脚下,脚踏实地,阔步前行,用勤劳的双手去开启崭新的未来。

胡松夏